

悲情女性三部曲

陈玉春 著

心 狱

花城出版社

陈玉春
著

心狱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狱/陈玉春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8

(悲情女性三部曲)

ISBN 7-5360-3610-8

I. 心 ... II. 陈 ...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9404 号

心 狱

陈玉春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东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印刷厂印刷

(广州市滨江路 500 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625 印张 1 插页 224,000 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ISBN 7-5360-3610-8

I·2973 定价: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简 介

年轻美丽的安贝妮是电视台音乐节目的优秀主持人，由于父亲患精神病，为了父亲庞大的医药费，她找到在大学时就认识的某药业集团董事长，希望拉到一笔广告费，想不到素有“廉总”之称的董事长，竟采取卑鄙的手段夺走了她的纯洁，并使她染上痼疾。此时，安贝妮认识了主持人易水，易水对她一见钟情，两人渐渐相爱。安贝妮瞒着易水饱受颠沛流离的求医之苦，后来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竟把痼疾传染给了易水，她十分矛盾痛苦。最后当她把自己染上痼疾一事告诉易水时，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安贝妮和易水的命运到底如何？她怎样处理和董事长之间的纠葛？安贝妮的悲剧会持续下去吗？

小说深刻刻画了女主人公安贝妮以及沙小西和刘露露三位白领丽人的内心世界和伦理道德观念的碰撞与冲突；以入木三分细腻生动的笔触，大胆地揭示了真实的社会问题和一些所谓的人民“公仆”阴暗、贪婪、糜烂的生活方式和丑恶嘴脸，以及对复杂人性的深层、细致的剖析，故事一步一步向前推进，想哭的感觉随着故事的高潮发展让人潸然泪下。小说文笔清丽优美，讲究独特的抒情性和感受性，追求意境的氛围和美感，超尘拔俗却又渗透人间烟火的甜酸苦辣。





引 子.....1

回到报社，我有些疲倦地斜靠在沙发上，脑海里晃动着安贝妮的影子，安贝妮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女子，她是那种罂粟般美丽的恶之花吗？

一.....9

出于对他欣赏音乐的感谢，我很自然地微笑示意。谁知，在中间休息时，一个高高瘦瘦的领班小姐走到我面前，递给我一个本子，说：“小姐，有个客人送你的。”我很奇怪，为什么要送我本子，里面写了什么？

二.....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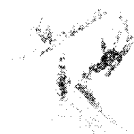
我和沙小西还有同班好友刘露露三人随团出访外国，这次出访演出是学院成立五十四周年以来交响乐团首次出国访问，我们团一共七十多人浩浩荡荡开进了素有世界音乐之都美誉的奥地利。

三.....20

我抚摸着褐色的钢琴，环视着布满圆孔的隔音板，突然觉得，这一切的一切都在一刹间远去了。呵，这一段时隐时现的单恋，有一些幸福，也有一些隐痛。

四.....24

三个人合租这套房子，一是为了省钱，二是因为昔



日的友谊。

五……………29

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城电视台招聘节目主持人的广告，我心一喜，决定去试一试。

六……………34

我心里十分清楚，观众不仅仅是来看我这张脸的，而是要看我主持的这台节目。

七……………39

当一个高大的身影走到我面前的时候，我几乎惊呆了，我的心像魂儿一样从心脏飞出。

八……………44

送走父亲，原来心中升起的那一丝温暖迅速从我的身体里退出，父亲好像并不关心我的生活呵。我如何艰辛地生活，我怎么过，我飘零在异乡的种种感受，他是不会去顾及的呀。他的关怀，总是在他的“钱”字背后隐藏了起来。

九……………50

富丽堂皇的酒店，实际上是藏污纳垢的地方……

十.....56

我惊住了，原来是一堆花花绿绿的避孕套。这是怎么回事，沙小西没有男朋友呵，我心里默默想着，觉得像有什么不对劲了，我仿佛做梦一样。

十一.....66

我已经失去了母亲，我宁愿自己去死，也不想活着失去父亲，我无法把握对父亲又爱又恨的情绪。

十二.....73

这种感觉在我的身体上绵延流淌起来，那似乎闪烁着父亲般慈爱的笑容是那樣的自然而亲切，没有丝毫做作之感，那宗教般毫无淫意的亲切之声默默萦绕我心间，这是使一个年轻女子愿意与之交往的最有利的开始。

十三.....80

呵，小西，难道非得要以自己的肉体来实现出国的梦想吗？可是我能说什么哩，我到底可以对她说什么？如果我一出声，她是多么尴尬呵，也许我们的友谊也会因为这次“偷窥事件”而痛苦地宣告结束。

十四.....84

我豪饮的不是一杯美酒，而是一樽使人丧失灵魂、与死亡亲吻的毒酒，我的悲剧拉开了序幕……



十五.....89

粘稠新鲜的血，从她的身体深处流淌出来，温暖的、疼痛的，把她浸润在潮湿的床单上，她看见自己像一朵盛放的美丽的花朵，在那种带毒的液体和气息之中，一片又一片的花瓣就这样掉落下来。

十六.....95

初次见到易水就给我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这个俏皮、活泼、充满青春气息的男孩像一束阳光一样扫荡了我周身颓废伤感的气息。

十七..... 102

我的脑海里迅速掠过一个非法的名词，它的领地是另一种神秘与丑恶的黑暗。它将道德尊严驱赶到灵魂之外的地方。我傻傻地在黑暗的一隅，看着小西若无其事地和鬼佬分手。

十八..... 110

回到房里，我关起门，对照书上讲的，研究起自己的病情来，越研究越像。忽然，一个恶魔般的词汇跳到我眼前：“梅毒”。它在我面前放大成一个无比丑陋，全身糜烂，脓疱暗疮的怪物。

十九..... 119

王董事长从容自如的慈祥、和蔼、关怀备至，只是他用来迷惑女人的一个惯常的伎俩而已。

二十..... 125

曾经那么幼稚地信赖人，把一个老奸巨猾的老流氓看成是一个仁慈、善良的化身，那种被伤、被玷污、被玩弄的感觉并没有在我的心里隐退，相反，它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凸现出来。

二十一..... 135

这悲剧性的一年，扭转了我的整个命运，它把我抛向命运的底谷，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二十二..... 141

就在这天晚上，我突然接到了家里的电话，这个电话让我意外地震惊。父亲得了精神病，继母匆匆说了几句，就挂断了电话。

二十三..... 145

我突然有些害怕起来，我是在做什么呀，我要跟一个陌生的男人上床吗？是为了钱，还是为了释放心中莫名的哀愁，我需要的是一种迷乱的堕落吗？



二十四…………… 153

他再次冲进了她身体内部的虚无之中，摩擦使他看到了天堂的光芒；摩擦使她看到了地狱的骷髅。她在心里不停地拒绝他的进入，她不停地叫自己离开这一片欲望的沃土。可是，她总是看见她的父亲，看见自己的贫穷。

二十五…………… 160

半年以后，父亲终于走出精神病院，我将那用身子换来的钱换来了父亲的康复。

二十六…………… 166

我打量着四周的一切，真不敢相信易水这位丰神俊朗的翩翩少年是这座闪烁着金子般光辉王国的主人。

二十七…………… 173

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中国腐败的根子还是很深呵。

二十八…………… 182

这天上午，我突然收到父亲寄来的一封信和一张汇款单。奇怪，从来不给我写信的父亲竟给我寄来了一封……

二十九…………… 190

蓦地，一行黑色宋体字醒目地登在《新城日报》头版

上：“原广南省顺风药业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新民被指控涉嫌索贿、受贿 1200 余万元——王新民今日受审。”

三十.....197

唉！我的父亲、母亲呵，他们就像一根羽毛一样在这个世上悄悄地、轻轻地带着病、带着苦难飘走了，飘到一个永远阴阳相隔的两极。

三十一.....204

我特别喜欢听这样一种伤感的情调，我安静地倾听，脑海里幻想着《圣经》里的伊甸园，那个上帝创造出来的亚当和夏娃。

三十二.....211

我移动鼠标，竟意外地看到了小西从英国伦敦市政大大学发来的电子邮件。

三十三.....219

我似乎突然明白过来，在音响市场并不太乐观的今天，他能大批量地把洋音响销售出去实在是一个奇迹。

三十四.....224

我凝神屏息地盯住台上露露的男朋友，他穿着一套黑色的燕尾西服，洁白的衬衣。他奏出一段幽静的曲



调，露露和几个大提琴手为之伴奏。

三十五·····230

呵，颓废、糜烂、痛苦、挣扎，醉生梦死，出卖灵魂，这世界上难道还有什么比这些更拥有令人绝望的振奋行径吗？还有什么比这种出卖与背叛更辉煌更富有魅力吗？

三十六·····241

我抬起无力的腿，感到下肢浑身无力，全身冷汗直流，我清晰地感到梅毒螺旋体又卷土重来了，它也许一直就没有在我身体里消失过。假若是这样，那么易水……

三十七·····249

我诚惶诚恐地走到 X 光室，一位年约 35 岁左右的女医生，她让我站到那部庞大的机器面前。

三十八·····258

我抬起头，定定地望着他，颤抖着说：“易水，我们分手吧，我再这样下去会害了你。”

三十九·····265

这年的冬天我终于因视力残障离开了电视台，我失业了，我像一个孤苦无依的弃儿，被这个世界抛弃了。

四十.....274

外公伸出他那双粗大的手，扳过我的身子，惊愕地说：“我看看，是哪只眼睛瞎了，怎么瞎的呀。”他老泪纵横地说。

四十一.....280

我听不见自己的心跳声，我知道，这颗伤痕累累的心再也不会为他而跳了，爱死了，随着我失明的眼睛死去了。

四十二.....287

那曼妙的弦音，不知给予了我这微弱的生命多少抚慰，多少振作，我要抚奏我的琴弦，一直到苦难结束。

后 记.....293

引 子

一天，我正在报社上晚班，突然接到一个陌生女孩的电话：“喂，你是《新城妇女》报吗？”

“是的，你找谁？”

“我找路记者，路遥记者，请问她在不在？”电话那端传来一个女孩子细声细气的声音。

我警觉起来，忙问：“你找她有什么事吗？”

沉默了好几秒钟，她才说：“你是路记者吗？”

“是的，请问你有什么事？”

电话那头好像犹豫了一会，又说：“你认识安贝妮吗？”

“是不是电视台那个主持人？”

“是的，是的。”电话里的声音仿佛兴奋起来，有些激动地说，“我是她的朋友，是新城医大的学生，我很想找你聊聊，你有时间吗？”

我思忖了一会，便答应了。

第二天中午，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走进了一间咖啡厅。我沿着灯光幽暗的通道向里走，忽然听到有人轻声叫：“路记者，这里。”我循声走过去，一个陌生的俊俏姑娘笑咪咪地同我招手。

我急忙走过去，她很有礼貌地站起来，说：“路记者，你好，不好意思，叫你出来。”

“没关系。”我笑道。

“找我有什么事呢？”我打破沉默，凭职业的敏感，我猜想她一定是有事才这么急着找我的吧。

她望望我，好像是为了打消我的顾虑，又细声细气地



自我介绍起来：“我叫费华，是新城医大三年级学生，我和安贝妮是朋友，我今天冒冒失失找你出来是想和你讲讲安贝妮的事。”她顿了顿，然后转身向服务生要了两杯鲜果汁和几碟小食。

“安贝妮她不是离开电视台了吗？她现在在哪里？”我平静地说。关于安贝妮的传闻我听过不少，有说她生活放荡，利用色相引诱高级干部的闲言琐语，也有说她得了梅毒被电视台辞退了，说什么的都有。老实说，我对安贝妮这个人并不熟悉，但我在电视屏幕上见过她主持的音乐节目。在我印象中，那是一位极其美丽、多才多艺的女子。我曾在电视上看过她的大提琴演奏，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你知道吗，安贝妮的左眼瞎了，好可惜呵，那么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孩子，竟落到这步田地，唉！”这个叫费华的女子叹息道。

我震惊了，急忙问道：“怎么会这样呀，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心里一下子好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我刚想问什么，费华又说：“路记者，我在报上看过你写的文章，很有感触，你的文章都是反映底层女人生活的，很真实，也很有震撼力，我很喜欢读你的文章。像安贝妮这样的女子，你为什么不写写她们呢。我知道，她出卖肉体只是一种无奈之举，并不是像别人说的那样，我了解她。”

这个叫费华的女子情绪似乎有些激动起来，她的声音变得很急促。

半晌，她岔开了话题，说：“我听说你也很喜欢音乐，也喜欢看安贝妮主持的音乐节目，是真的吗？”

“是真的，我的确很喜欢看她主持的节目。凡是她主

持的节目我几乎都看，后来换了另外一个主持人，我就很少看了。”

“其实我找你的目的，就是好希望你去采访采访她，听听她的声音，她其实和传闻中那个安贝妮是两回事。你们的报纸我每天都看的，尤其是你的文章，我知道你一直比较喜欢关注女性问题，你以文笔犀利著称，我想只有你才能写好她，因为你是神派来的，你有一颗公正、悲悯、慈善的心，我从你的文字里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别这么夸我，这是我的本分工作，是我的责任。”我停了停，说：“你信教吗？”

“是的，信基督教，我爷爷是基督徒。”一会，她又说：“你怎么知道我信教。”

“听你讲话啰！”我简短地说。

“那她现在在哪里？”

“喏，我写在这里吧。”说完，她在纸上写了地址给我。

回到报社，我有些疲倦地斜靠在沙发上，脑海里晃动着安贝妮的影子，安贝妮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女子，她是那种罂粟般美丽的恶之花吗？她真像人们传说中的那样可怕吗？

窗外，天高月斜，一盏路灯在远处昏黄地摇曳，安贝妮的影子从远处游弋过来，在那片银灰色的月光中，那月光好像被魔法呼唤过，使她的眼睛散发着黑缎子一般的漆黑。

“你知道吗？安贝妮的左眼瞎了。”冥想中那个声音又响彻在耳际，卖淫、梅毒、失明，噯，一时间我好难把